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五目錄

都察院二

副都御史

韓宜可

茅大方

戈謙

鄧棨

賈銓

朱鑑

程富

周孟中

劉杲

王應鵬

党以平

周煦

秦鉞

沈教

商大節

龐尚鵬

刻行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五

都察院二

副都御史

副都御史韓公宜可傳

雷禮

韓宜可字伯時浙江紹興府會稽縣籍山陰縣人元至正間行御史臺辟爲幕掾毅然拒之 太祖初郡縣以歲貢薦授山陰縣學教諭尋轉楚府錄事洪武十年拜監察御史持風紀不避權勢九年左右御史陳寧胡惟庸中丞涂節侍坐 上從容燕語宜可直前長跪出懷中彈文劾陳寧胡惟庸涂節險惡如忠

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內懷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
乞將三人斬首以謝天下 太祖怒曰三人事朕盡
職豈有反側之心快口御史排陷大臣着錦衣衛監
問尋釋之出爲江西按察司僉事時官吏有罪笞以
上悉屯鳳陽母慮萬數卽上疏論刑以禁淫慝一民
軌合論其情之重輕事之公私罪之大小而施舍之
今官吏有罪不問公私而悉屯鳳陽小人之幸君子
殆矣乞分其公私以合輿情 上可之命定于律卽
今律所載者十三年歸朝京師 上賜沒官男女散
入諸司爲奴婢宜可不受且以爲非聖人政卽上疏

極論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官
有罪厥辟勿宥國之典也罰其妻子何居況男女入
之大倫姻婚踰時尚傷和氣合門連坐豈 聖明所
宜此必有以夫榮妻子享其樂夫旣犯典章當隨坐
以重其罰進說者豈盛德之事聖人仁政之所宜行
哉乞除之天下幸甚 上曰汝言是著爲令後坐事
將辟 上御謹身殿鞠之時天朗氣清忽雷火遶殿
上驚而言曰得非枉此人耶雷乃息宜可獲免封
二十餘事皆報可未幾以例罷歸十九年行取到京
命撰祭鍾山大江文論日本征烏蠻詔作堯舜禹湯

傳賢論皆稱旨特除山西右布政使二十一年以事
安置安南二十三年以翰林院檢討陳性善薦其德
行文學再起爲雲南叅政尋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在臺以鋤奸顯忠爲已任百寮悚惕不敢犯未幾卒
于官時大星墜地握馬皆驚人以爲應宜可云

右副都御史茅公大方傳

鄭曉

茅公大方大興人博學能詩文少有奇名或贈之詩
曰陸機此日能爲賦賈誼何時復著書洪武中儒士
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高廟召對悅之擢秦府
長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齋甚寵公感激額其堂
曰希董方孝孺爲記稱公志意倬然敦大和雅不亢
不諂深有得於正誼明道之旨建文改元擢右副都
御史靖難兵起遺詩淮南守將梅殷幽燕消息近如
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
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

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建文四年八月死之子順
童道壽文生並論死二孫添孫歸生死獄中有希董
集五卷行於世

副都御史戈公謙傳

雷禮

戈謙山西太原府代州人永樂辛卯進士擢戶科給
事中骯髒勁直不折節下人遇國家大事知無不言
雖逆天威不輒避十八年陞行在大理寺右少卿二
十二年仁宗嗣位謙數言事至洪熙元年又因事
直言上厭其繁瑣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
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賣直沽名遂召大學士楊士奇
等榻前語以謙之逾分士奇對曰謙不諳大體則有
之然其心感陛下超擢之恩欲圖報效古人有言
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

上雖不罪謙然臨朝之際數形於詞氣又數日
上御奉天門士奇獨奏事因進曰 陛下頒詔求言
言不當者不罪戈謙不曉事激 聖怒數日朝臣皆
悚相與以言爲戒今遠近朝覲之臣皆集闕下目見
而口傳將謙之名愈彰而朝廷受不容直言之謗
上惕然曰此固是朕不能容如呂震迎合以益吾過
自今吾不復言謙遂免謙朝叅令專坐司視事自是
一月餘朝臣言事者少 上特召士奇諭曰爾料事
不虛自免戈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對曰臣
下孰不欲進言納忠惟在 上寬容以來之 上曰

朕非怒謙言事但其言亦有矯激過實者爾可語
人以朕之實心對曰此非臣言所能使之信必得璽
書親諭乃見 聖德之實遂令士奇就榻前書勅引
過命戈謙如舊朝叅令百官言事無以謙爲戒因諭
士奇曰朕有過不難于改雖一時不能容終知悔之
爾知朕之心無吝于言可也未幾有言中官謝安四
川伐木虐民者於是召戈謙諭曰爾本清鯁之臣朕
今用爾遂陞謙副都御史賜鈔緡馳驛詣四川罷伐
木之役并糾察官吏等宣德元年回院以忤旨罷爲
民正統十四年土木之變 英廟北狩 郕王嗣位

布衣走闕下疏前成山侯王通龍門致仕指揮寧
真定同知阮遷十三人皆奇才可用適報虜酋也先
犯紫荆口時石亨爲時倚重偕于尚書謙治兵上城
外衆議欲以通副亨召謙等至左順門通辭不預兵
政久矣一旦以副人不能也謙則力言專用通衆道
之再四兩人持論牢不可動事遂已六科聞謙負重
名奏留之由是亦不報使通等拒稍却則皆任用矣
後通雖復用亦無大過人者不久竟卒謙亦累建白
語侵時貴亦不久卒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鄧公棨神道碑

陳循

正統十四年秋七月旣望 大駕親征虜寇時扈蹕
者百官有司咸備而右副都御史建昌鄧公孟擴實
領都察院事以行師次榆林公度不可遠出卽上章
請以命大將而乞回鑾至宣府大同皆如之時內官
王振專擅凡如公以言者悉矯制不允比諜知寇猖
獗始班師至土木我軍將潰同行者語公曰吾輩可
自斃去公言鑾輿失所我尚何歸主辱臣死分也遂
死於難時八月十五日明年三月贈資善大夫右都

御史遣官諭祭官其子瑞爲大理右評事瑞痛不得公之遺體乃以所收平日爪髮并字迹受以衣棺斂歸葬其鄉先墓之側而奉吏部侍郎何公文淵狀來請文置墓外按狀公諱棨孟擴其字也姓鄧氏世居建昌郡南城曾祖濟遠祖信可父伯修以醫道相承濟人不責報母鄭氏謹婦德公生五歲已知讀書酷好紙墨或不得紙輒書几案往往灑墨濕衣翻以爲喜八歲能背誦孝經小學旣而以俊秀選入郡學補弟子員從鄉先生程睦崇講受禮記繼又從監察御史聶任習舉業勤勵問學雖盛寒暑早暮不懈遇月

明或乘以讀書冀省膏火以備他夕其勤篤類此樂庚子舉鄉貢又四年擢邢寬榜進士歲餘授廣東道監察御史居官務持大體不屑細故見人爲一善事必思自勉聞一不善輒自省察嚴以律已恕以逮人至於讞獄用刑必以明允存心嘗奉命按蘇松諸郡不嚴而吏畏其威不寬而民懷其德父老度其歲餘例當代去相率二千餘人乞再留公一年得請未幾公以聞父喪去繼丁母喪居憂一於哀毀葬父母以禮郡縣致賻贈悉辭謝不受宣德十年詔起復贊理戎事於福建所至精於訪察公於擒縱無一人有

辭者既竣事歸會陝西奏闕按察使朝廷以其地邊西北必得清慎有威望者爲之庶幾風紀振武備修而戎虜懼少傳廬陵楊公以公名薦遂得受職以行在陝十年不帶家人子弟激揚善惡經理邊方公勤廉慎爲上下所信服暇輒讀書詠詩以取適其性情而已一無所累於物嘗上疏言切於時政凡百餘事皆見采納如言選將練兵以謹邊防又幾之先見者歲滿將詣京師吏民父老涕泣攀贈而誦德稱善冀其復來者環滿車下公至京得超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數月遂有扈蹕之行年僅五十有四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謚恭靖賈公銓神道碑銘

公諱銓字秉鈞姓賈氏先世居山西之太谷後徙居廣平之邯鄲爲望族祖諱士誠父諱濬以公前官俱贈雲南左布政使祖妣武氏妣申氏俱夫人公賦有美質純謹直厚寡言笑博通經史以書經領鄉薦第永樂甲辰進士擢刑科給事中尋掌科事彈劾叅奏無所徇當道憚之出爲雲南大理府知府公至任革去一切宿弊以興民利而米蘖之操豈弟之政仁義之化聞於上下洽于遠邇會征麓川興兵數年而大

理當其要衝百需出焉公區畫盡善事無不集而民無或擾時靖遠伯王驥總督軍務每見公輒爲加賞退而嘆美不已遂舉陞雲南布政司右叅政仍掌府事旣而陞左叅政管司事尋陞左布政使一省之民夷咸受其惠頌之如出一口數年召公還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未幾兼巡撫河南往來二省便宜行事軍民受惠而感頌之者亦若雲南焉公之爲政率務其實而耻浮名人或面稱其美卽推而不受喻之曰此某同寮之所主而某受委任者之所行也故人莫究所自而謂公爲簡者亦有之矣是豈知

公者哉幸賴 朝廷知公之廉謹周詳有素勅取回京同理都察院事繼掌院事所存所發亦惟其素而人不忍欺逾數月因疾竟不起時成化三年六月十日也訃聞 朝廷遣官諭祭歸其喪造墳安葬諡曰恭靖

右副都御史朱公鑑傳

右副都御史朱鑑字用明福建晉江縣人由乙榜舉人授教諭秩滿擢監察御史巡按湖廣名聞于朝留三載始代歸其巡按廣東奉命讞獄全活者衆招撫逋叛恩威並著用薦陞山西左叅政進右布政使未幾以北虜入寇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提督鴈門等關凡處置大小事悉得其宜正統己巳聞京師戒嚴築城疏池練兵牧馬爲備禦計虜退乞歸不允召還叅佐院事再乞休致許之家居二十七年成化十四年七月卒年八十八訃聞賜葬祭如例鑑公廉勤

格見事明敏片言之間是非曲直立斷所至吏畏而
民懷之嘗上書言十數事皆國家大計賜 詔褒之
聞士位通顯以政事稱者鑑其一云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程公富行狀

蘇景元

公諱富字好禮姓程氏其先出自重黎歷夏商周伯
休父封程子孫以國爲姓至東晉元譚公由廣平持
節爲新安太守有德于民遂家於歙傳至順道贈嘉
議大夫右副都御史生八子長仲仁贈中憲大夫大
理寺左少卿加贈右副都御史公之考也公生岐嶷
秀穎年十三入郡庠爲弟子員典教者奇之曰此宰
相器也讀書過目輒成誦落筆超脫永樂甲午以春
秋中鄉試歸丁內外艱癸卯赴春官卒業成均 宣

虞衡金 卷之五十五
宗皇帝臨御三年黜御史不職者選國學才識之優者任之授公陝西道監察御史提挈紀綱鉏削豪猾有桓典之風庚戌巡廣東其地阻隔山海使者往往憚之公至不避瘴癘躬歷蠻區蜒聚視民利病鋪大和以惠鰥嫠用重典以威奸暴吏無乾沒之患民有奠安之樂院內舊有荔枝百樹門夫養猪雞鷺以備使需公曰是設餌也斧其樹夫畜遣歸官農甿貪土豪爲民害者悉去之不畏權力聲威振動民到于今稱之甲寅秋以江西歲連侵民不得安命公往巡公至不解衣下令悉出倉實與民活者不知其數樂安

永豐新淦三邑間有山大盤嶄巖嶮巖嶮頑民曾子良妖術動衆聚至數萬柵巖穴豎旗號僞稱永順王成國公太師萬戶都督等官焚劫殺人其勢猖獗有司不能制會府以告或宜招諭以安之公曰招諭云者宜施於寇盜窮蹙之日今彼因民饑蠱惑其心勢焰方熾安肯輸服稍緩燎原爲患不淺此宜急擊時都司缺軍檄守長河都指揮吳堅領兵討之恐其弗敵調吉兵鳩民壯躬率抵賊境爲援堅兵未至出榜諭以朝廷威德從違利害之故以携其黨賊恃衆蜂屯蟻聚來抗我師公出奇敗之賊用蚩尤之術公召術

士開之戒衆以待曰霧散必來須臾賊果至公鼓勇
自將擊之無不一當百賊不能支敗北乘勢搗其巢
穴獲男婦二千餘人會府兵繼至賊益窮蹙盡俘其
衆皆欲屠之公曰多被脅從槩而誅之豈仁義之師
哉審放平民千一十五人一郡寧謐謠曰程豸冠破
大盤逆賊死吾民安捷奏 上降勅褒陞大理寺左
少卿賜紵絲二表裏鈔二千貫時江西苦造紙鑄錢
二局爲奏罷之又奏免梃心杉樟等木二百四十餘
萬以甦民困有十九人捨猫猪法司擬依強盜死罪
公察知其寃曰此左氏所謂率牛蹊人之出而奪之
牛者辯而釋之及代還逢掖之士暨田夫村稚屠販
隸卒二千餘人擁道遮留請立生祠還署棘寺印平
反庶獄民稱無寃正統三年進階中憲大夫薦邑士
江彥傑休寧汪永華以賢良進用明年乞假焚黃
上閔其孝思賜寶楮路費旣歸作壽藏于歙東之古
城關明年還京時甘肅缺叅贊在廷大臣合議公在
江西殄滅大盜足當是任詔陞公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出鎮張掖裁決軍務糾察廉貪訪博識士以咨所
疑定未來策以防急猝小事立變大事驛聞邊備由
是井井上而總戎將佐下而部曲卒伍莫不畏服辛

西代還公之在邊凡軍民利病知無不言一曰陝西
行都司梁州等衛城內多空地官豪占據軍士賃住
艱苦無訴乞取各城被占空地盡撥與軍無力者官
爲蓋造俾得安生以養銳氣二曰沒官田土加添稅
糧不能及其子孫及貽鄉里之累自今籍沒產土乞
依時價賣米上倉支川民免負累官無逋租三曰禦
敵殄寇全仗勇敢之士若非平日恩養臨時何以責
效甘肅梁州莊浪等十四衛官軍多有勇敢之士精
選另編隊伍全支月糧加賞冬衣使異於衆遇有寇
盜必收成效四曰蘭縣過河抵甘肅城堡往年胡寇
犯邊多被擄掠詳其所以各堡軍人不曾操練故
至不能抵禦乞令空閑軍餘各給軍器每月操練
日令掌堡官管領遇有警急可相救護五曰

賢無方取士非一途而科舉得人爲盛其間有文學
者或迂于政事有政事者或劣於文章若不廣求恐
未能得人乞凡遇科舉不拘名數但文可取者取之
會試亦然授職之後嚴加黜陟則人才得矣其言皆
切中時務雲南連年征討麓川邊儲不給命公區畫
餉道崎嶇負戴者難公謀于上下從違臧否途董簿
校羣衆樂趨糧芻充羨士無饑色民不告勞大功用

虞尚錄 卷之五 十四
集就軍中陞左僉都御史甲子事竣還賜白金八十兩紵絲八表裏鈔八十千緡陞右副都御史無幾公以驅馳南北勤勞感疾明年上章乞歸調養 上念其賢勞命兵部給驛送歸故鄉陞辭之日公卿百僚咸餞都門外車馬塞途觀者榮之既歸創別業以居松竹萬挺石闌曲折池水清淺名花異果四時皆具琴瑟之音日夕不息松竹中作小屋數楹窗几明淨圖書位置暇則幅巾藜杖與二三友生嘯傲其間宛然神仙洞府也公處心甚仁不屑屑於利環居五七里津渡四處舟梁缺乏營之不吝古城關驛路崎嶇行人蹶趾捐金伐石四千八百丈往來便之荒年作粥濟饑寒冬袂衣施貧死而無棺者棺之病而無藥者藥之堂弟無屋買東關胡氏屋與之居又爲其先師贈禮部尚書楊公創祠堂於庠東創舊額福田寺於東山割畀腴田五十餘畝遠近祖墓悉爲經久計公生洪武己巳年七十而卒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畏齋周先生孟中墓表

楊廉

畏齋周先生負天下重弘治戊午朝 覲言路薦

先生凡八人越壬戌朝 覲言路復首薦先生以下

凡六人蓋朝廷雖屢陟先生外藩輿論猶以未入爲

內公卿故數以爲言耳未幾先生以疾上疏乞骸骨

詔陞右副都御史致仕且給傳以歸 綸命復有恬

退自陳屢經薦舉之褒蓋異寵云先生諱孟中字時

可其先居吉水之泥田兩徙居廬陵之烟源曾子仲

良祖子遂連世高蹈父諱詢沂水教諭以先生考最

贈南京吏部文選主事母彭氏封太安人先生自少志趣不羣文選公分教唵縣有王千齋鈍以教授歸老於家學術爲士人所宗先生往候之聽其議論遂厭舉業慨然有志於正學時年方十六旣而以文選公命入補郡學弟子員自是攻苦食淡鑽研載籍於義理經旨多所自得成化乙酉預計借明年春試弗利江西提學僉事李君起廢白鹿書院聘先生爲之師先生取程端蒙董銖所爲學則并朱子洞學舊規嚴率諸生皆翕然知所向方負笈至者甚衆尋與南康守不合遂罷歸己丑中進士第

吏部文選

主事奉太安人以居公事外日以養親教子爲樂暇則授徒講學冢宰崔公雅敬信先生凡考覈之際多所咨決戊戌轉僉事提學福建至則端士習培士氣一以教於白鹿者施之品藻進退付之至公不爲權勢所撓於宋諸儒祠墓徧加修葺庚子太安人終於官下扶柩歸葬甲辰以服闋改貴州僉事會夷寇出沒鎮巡議加殲滅先生推誠撫諭率多懷服歸欵丁未陞副使提學廣西嶺表逢掖稀少先生作興有道士始知學大率以教於福建者施之所歷郡縣凡吏治之臧否閭閻之利病夷情之向背山川之險易兵

糧之虛實靡不究知有問卽答聞者驚服弘治乙卯轉按察使憲度嚴肅風力愈振戊午轉浙江右布政使未幾轉廣東左先是海舶中官歲例採珠造櫃并僉大戶解納侵剋不貲至是商賈之利復籠取殆盡先生悉加裁革地方安靜民間婚嫁後期喪葬不舉皆有禁俗爲之變先生之學本於主敬窮理以朱子晚年謂敬字之義惟畏字近之故號畏齋以天性過剛恐褊急害道取西門豹佩韋之意別號韋菴性至孝太安人晚病風痺寢興湯藥躬視弗懈每痛文選公早逝移其所以事文選公者事其伯父復璉翁翁

年大耋以上奉之無所不至俸祿所入舉以建先祠置祭田周宗戚平生砥礪名節郡之忠節祠朔望必拜謁祠之所祀卽所謂歐陽文忠公文信國諸公者也又嘗白于巡按御史熊君爲文信國建祠富田擇文氏之後教育庠序經紀甚備爲詩文有關涉發明要不徒作有畏齋彙藏于家一時如永豐羅公倫南昌張公元禎新會陳公獻章莆田周公英餘干胡公居仁皆所交游切磨道義於流俗則落落焉先生致仕抵家越四月而疾作竟以不起則壬戌之八月八日也距其生正統丁巳享年六十有六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杲傳

劉杲字世熙蘇州府長洲縣人成化乙未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轉刑部員外郎歷四川湖廣按察司僉事副使貴州按察使陝西右布政使轉江西左布政使尋乞致仕進右副都御史歸正德八年十月卒十家杲所至皆有聲其在湖廣朝廷用言官計括流民議遣戍邊所在洵杲亟白當道驗其文引久近生業有無以爲去留其恣肆者始按以法民心乃安爲布政入覲時逆瑾脅諸藩杲邀重賄杲獨斷斷不可人至今稱之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杲傳

劉杲字世熙蘇州府長洲縣人成化乙未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轉刑部員外郎歷四川湖廣按察司僉事副使貴州按察使陝西右布政使轉江西左布政使尋乞致仕進右副都御史歸正德八年十月卒于家杲所至皆有聲其在湖廣朝廷用言官計括流民議遣戍邊所在洵洵杲亟白當道驗其文引久近生業有無以爲去留其恣肆者始按以法民心乃安爲布政入覲時逆瑾脅諸藩杲邀重賄杲獨斷斷不可人至今稱之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定齋王公應鵬家傳

先公王氏諱應鵬字天宇號定齋正德丁卯領鄉薦
戊辰登進士出宰嘉定鋤暴扶傾均差法寬宿逋節
民財未嘗妄取片紙暇則進諸生講析經義絃誦颯
颯南都魏國公弟徐淮擁衆橫行州縣欺壓居民公
執之不少貸吳郡通判縣丞索長稅金公白之當道
發其贓巨萬去之廉威茂著自是以事來者咸知檢
飭不敢肆明年流賊兵至狼山吏民駭竄公諭安之
築城拒守三日而成患捍俗熙民有遺思蒞任三年
徵拜監察御史糾劾不避權貴武宗微行以死爭

烏思藏取佛抗疏力諫大學士石齋楊公奪情起復則劾奏之風采凜凜動朝著丁丑清戎八閩兼理齟政多所興革時鎮守太監崔與福州府四學諸生構隙公治之既不失守臣之體亦不失諸生之情遂皆帖服崔部下鄭八李鎬憑勢害人阻撓鹽法公擒之貽書戒崔崔感悟禁戢民恃不擾侍御熊君嘗薦之朝庚辰秋出按山東務持大體決疑獄數十極明允鏟邪植良風行齊魯一時郡縣長吏悚息不敢事操切武宗南巡勢實叢脞而公從容籌應無遺壬午春督學畿內深以文風士習為慮嘗進諸生語曰學

莫先立志近世士習且凡儕輩中有篤學好古或以行名世者輒指摘非議必欲於無過中求其有過其尅忌私小庸劣無志徒自絕於君子耳又曰國初氣化渾厚士有實學故發為文者論事析理足裨世教近來文體衰薄動以古書字句相模擬求其中則索然無有不惟文不成體學不成章往往居官任職乖則僨事皆學術之禍也公以是敷教不踰年士習改觀以順天府庠生多淹滯奏廣廩增士益感奮繼擢河南臬副仍督學政而兩河之學者至今思之猶畿內焉擢大理少卿遷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畿甸整

飭邊備上便宜數千言達軍王朝相等弄兵公殲滅之以聞賜白金文綺被勅獎勵公辭謝曰願陛下留以待有功其謙讓如此未幾晉寇據險倡亂官兵不能制上震怒易撫臣朝議得公者而後可改公巡撫山西合河南兵討賊公忠義才智先聲赫赫不費一矢而俘擒元惡聲震晉陽奏捷上欲論功行賞竟為儉王所阻公曰臣職也求此心無愧而已矣益忠勤體國用是三關武事賴以振起尋丁外艱服闋廷臣會推公副都御史攝憲內臺公嘆曰國家須養安靜和平之福以今國是未定人心未一徒足以傷

渾厚之體非太平之兆也遂條陳時政以義利名實四字悟人主言甚剴切大學士西樵方公一見竒之且曰此確論也公論議侃侃推獎士類不啻口出故一時名流俊彥成就公諮政講學至忘其倦癸巳公以臺愆為讒人媒孽下詔獄日惟省躬自咎賦詩數十章皆發舒情思有出於得喪憂欣之外者科道不避斧鉞論救至遭遣斥公竟免官朝紳莫不為之扼腕云公解組歸翛然山水間觸物興懷剩有題咏身雖草野而感時憂道實切耿耿四方馳使問訊者踵至郡邑有疑議得公數語犁然愜當郡守柯公每

見斂衽歎曰以公才識吾輩當北面也極推尊之巡
浙御史張君重公學行令有司建定齋書院於江東
爲後學矜式旣而山東道御史金君保舉天下耆逸
忠賢疏公學術政體足以爲範俗經世又謂公遇事
敢爲智克濟事屹然一長城吏部誠齋汪公以喜怒
阻之後將召用而竟以疾弗起矣時嘉靖丙申八月
十有八日也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進階正議大夫資治尹頴

東党公以平行狀

張鼎文

公諱以平字守衡號穎東其先平陽人高祖大老避
亂徙禹州生二春二春生順世爲農家順生易州學
正公父也公生有吉徵母太淑人夢白鶴繞庭槐乃
孕生公先一日土墻罅中水流二口不止公生四歲
始能言六歲學正君授以詩輒了大義十三歲入郡
庠十六學憲王公勅餼公歲廩尋取入大梁書院讀
書視如己子王公以道學倡中原大抵以虛靜爲宗
公得其性命道德之傳遂抗志古人闢視天下窮深

極微慨然有求道之志然而去舉業遠矣學正君取古今書令熟誦之反求六經大叅藩馬公紀勤學強記與太淑人中表之親公同研席夙夜討習博綜精詣計所讀牛馬勝載繇是文思日進課試所作至今人傳誦之弱冠就婚陽曲有異人相遇公署預言公名位與壽甚異二十二以尚書中河南鄉舉正德甲戌第進士授戶部廣西司主事管倉淮安餉事清簡口與諸生講學論文東南高士多從游者時闈宦用事公屢干其怒太倉巨闈李宣乾沒糧儲公發其事反入奏武宗跪而欲言有扶保者勸之起改御馬

監收錢又革諸闈分例寶坻解紅花子每一石銀六七錢例須出銀二十四兩公令解戶收納本色諸闈不收別以酒肉胎金饋公公却之知公欲奏懼乃肯收攬頭者勢家人積年罔利虧國損民東廠太監張銳之甥郭金錢寧之僕胡泰共騙元城解戶銀不納公如例監追變產銳寧怒使三校日夜蹤跡公戶書恐令赴銳寧謝罪公不往竟亦不害田某者除夕投金於公與羅主事英家上書其名翼日公集官吏比較呼名至田某笞之責付領回其後羅卒被中人始服公有見武宗新收家將朱乾等六百名直

入臺基駁取馬草去公禁之責發兵馬司獄提督太
監江彬臣奏上朱乾率數十人執公至豹房彬又奏
上 上方寢語曰小事放他罷日昃一巨閣傳旨這
官且回明日聽候發落閉門待罪三日事寢改差浙
江監兌閣老楊遂菴太宰喬白巖皆欲調公吏部不
果癸未冬補陝西司員外尚書孫九峰侍郎秦鳳山
皆雅尚文學一切章奏皆令公代草陞浙江司郎中
調雲司劄公兼管本科有十三司奏疏俱令本官代
代作有雖經呈堂文義未當徑自改定不必稟白之
語疏入內閣必問此出誰手公奏將攬頭改作商人

山東河南北直隸錢糧到部照時估價量增脚費上
令召商納完方給銀兩部糧官給以本部變賣官房
與居是年三省積剩銀三萬二千南京光祿醞造勞
費無數公奏改北京乙酉京畿大侵死者枕籍於路
公題請發太倉粳米六萬石粟米八萬石照原價令
主事五人會同五城御史變賣又令蠟燭旛竿二寺
每日添米三石作糜食乞人之無名籍者其本處人
收入順天府養濟院衣食之麥熟停止京師米價頓
減全活甚衆國計亦不失原額大司徒秦公嘆曰爾
才十倍金不能及至今會府庶事遵公遺法者甚多

不知其作於公也吏部擬以提學外補秦公留之曰
金老矣部事全賴此官整理疏上中止丙戌春擬陞
光祿少卿秦公亟爲公喜公曰往見宋少卿以鵠卵
不備爲內臣窘辱某不能爲也秦公喑曰金昔在此
十一年求之不得爾乃薄之邪冢宰廖公招公相見
公避嫌不往廖益重公擬以四品京堂爲內閣張羅
峰所奪補浙江溫處兵備副使溫州有妖獮能惑人
公至獮遽去以廩米易畦蔬縣驛菜果一無所受官
塘中一魚不食清節表表貪汙者望風遯去溫處軍
素驕乃因餉事激變嘯聚教場中樹旗幟爲亂縛草

人殲之曰殺某官矣公獨行撤衛徐往諭之曉以恩
信屏人不疑衆皆首伏懲其魁桀卽口解散倭夷讎
殺爲地方患獲海賊五百人憲臣欲以爲功喜謂公
曰我列公功以聞于朝例當封侯如信國公故事公
訊其爲海中漁樵爲賊所掠悉縱之曰殺無辜以幸
賞吾不爲也鴈蕩諸山在其境內公往來登眺緩帶
觴詠漫興之作與名山爭奇陞叅政分守兩浙常以
政暇訪求鴻儒峻生講學談道爲兩浙名士錄鼎文
時爲博士弟子監厠姓名稱小友山人野衲苟擅騷
雅必詣公門閩浙詩人鄭繼之方豪東魯殷雲霄關

中孫一元及僧雪江輩賡和篇什爲一時勝會風流
文雅不顯顯於刑名錢穀間陞廣西按察使未行陞
浙江右布政使尋轉左公在浙旣久熟知浙東西戶
口田賦土宜民情以一省之事直任於已旬宣之外
摘發奸伏甄拔才能修飭廢墜整練軍實便宜可爲
者雖越職侵人皆所不避人亦不敢尤甲午文武二
舉提調場屋貢舉一一得人程文皆由公裁定爲各
省之冠推陞巡撫昔嘗勸同僚爲方伯者令乞卿寺
同僚以爲輕之公乃託人自乞卿寺陞太僕卿馬政

印烙季報虛文而已公爲卿按故實察歲息督

逋負清耗費歲俵必式牧種必存 國家藏兵於民

之制漸復其舊未幾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
永薊州以邊務爲急躬視要害起亭障俯芻糧謹烽
燧條陳戰守勝敗之要考求利害以爲禦戎長久之
策所難制者屬夷三衛與虜爲援至是亦與虜言公
在鎮不可動故雖未嘗與虜爭一鎡之利而內撫軍
民外威夷狄屹然長城鎖鑰在公矣公又內修保甲
之法禁銀礦之利悉條所部廢敝者百餘事表劾官
屬之清勤姦賊稟弱者數十人威稜大著北鄙以安
長夏薊州遵化大疫疫者不肯服藥得冰則汗出而

解民間取冰於百里之外大如斗者比還如繭公爲
鑿窖藏冰更教之醫藥饑者賑之死者埋之境内清
謐公從容往來邊鎮民物顛僕忻忻自得山川草木
皆有生意時 世宗皇帝巡遊天壽山屢過沙河等
處周覽工作知公用心每每稱善於是內臺缺人銓
叙已定特旨取公協理院事有蔣倫者 興獻皇太
后之姪兄弟爭爵誣以內亂倫木訥不能辯或欲阿
太后意坐倫以死公訊得其實嘆曰此與漢馮太后
女弟事何異今 太后仁聖非傳太后比我等亦不
爲中謁者立出之他事亦多平反 世宗皇帝往往

嘉悅獨柄臣夏言惡公不屈郭勛嘗囑公冒襲軍職
不許又爲太僕時問其家人軍罪並從中阻 世宗
皇帝明見不惑兩疏乞休俱荷 溫旨乙亥扈從

聖駕南巡往返八千里嘗在左右咨問不少是年風
雷之變擊 睿皇帝廟主廷議令三品已上自陳公
陳辭特懇始得致仕中心喜悅如出深淵登平陸矣
其後言勛皆以誅死或者謂其嫉賢之報公歸時年
未五十家居三十四年優游田里權門要津不通一
字或有言公於朝者時宰謂之曰人各有志何苦相
逼其他人亦幸公自重不復徵用太監黃錦與公舊

知南行過公許以起用及北歸再過公間不復出接
公語人曰刀鋸之餘薦天下豪傑司馬子長之所耻
也元稹晚依闈宦而得相豈如白居易之爲全節邪
內外臺諫前後薦舉二十二疏公若罔聞亦有大臣
以書勸公起者公反勸其歸旣而大臣者被譴服公
高識又有薦公可屬大事者當暑見邸報寒色凜容
見於顏面其避名崇退如此然於 朝廷大事則眷
眷有懷咨咨不已識者謂其爲大臣之道少得養心
澄神之力遇事每有先知人以爲神凡所營爲刻日
計程風雨驟集赴人之急排難解紛如拯溺拯焚寢
食不暇親友依公致富厚脫險難者不可勝計人不
知恩出於公公亦不知恩出於已或有公未歿而先
背負者古今恒態公惟一笑而已

左副都御史周公煦墓志銘

王學夔

公諱煦字啟和號弓岡姓周氏源出吉水公父諱梯雲卒之四十六日公始生許淑人年纔十九卽厲節孀居公方年六歲穎異絕人弱冠文名動邑庠弘治甲子領鄉薦許淑人疾公侍衣不解帶祈以身代迨卒號泣幾絕斂葬咸如禮在禫不御酒肉食必哭曰吾母苦孤孀天或少壽速吾祿養茲棄背柰何所以忍死者煢煢一身爾又哭宗戚鄉里咸悲之知其純孝也正德辛巳登進士卽疏淑人貞節於朝淑人終年四十九或疑格於例上特俞賜旌亦公之孝

孚於人非偶得也隨授行人奉使惟謹三年授監察御史清戎雲貴適土夷犯順逼雲南會城時巡撫闕公檄總鎮三司長守巡指畫方略一時討平事聞璽書獎勵有白金文綺之錫於是才名益著尋刷南都卷旣畢事例不再按掌院誠齋汪公復以東廣煩之行曰吾送福星入廣也時海盜方熄軍餉日耗公益彰風采乃釐舊弊裁革殆盡驛遞之供應必出於官民壯之召募必精其選徭役之均解課之究皆余所嘗親奉而酌行者真名御史也未代陞大理寺丞轉少卿獄無大小悉心推詳多所平反人服其公明歷都察院左右僉都左右副都御史七年風節如一日嘗署院事適權貴犯悖事下院公直任無撓獄詞出公手或危之竟得俞允嘗與議 詔獄緣情以申律人服其伉四經內外考察贊益弘多兩推刑侍聖心難其代再乞休獲溫旨慰留公之卓卓時望而當 上心如此嘉靖二十四年三月以疾卒于官公忠信孝友痛許淑人抱節以沒在貴顯時衣食少涉甘美者卽流涕却之曰吾母未嘗享此也著三窮圖備述先世孤苦所以有今日士夫哀挽盈卷歲時祭享必齋戒可以徵純孝矣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公鉞墓志銘

王 鎔

公諱鉞字懋功別號嶼湖宋丞相葉夢鼎之後世居
餘姚之梅川公少負器識長益英敏勤問學自通籍
時已有用世之志靜齋公奇之曰是非凡子匹也正
德癸酉與從叔濮州守吉從弟吉安守金同領浙江
鄉薦人稱其盛甲戌登進士第授湖廣攸縣知縣比
直歲凶民力且竭逋負繁多寇盜出沒公蒞之緩催
科勤撫字繕垣墉簡士伍民生樂業賦充而盜亦息
時巡撫中丞鳳山秦公金甫平苗夷檄公紀驗功次

精覈有條鳳山因鑒識知公當大受也丁丑擢江西道監察御史輒以風采著聞不避權勢知無不言貴戚近侍咸嚴之嘉靖壬午巡兩淮鹽政務去奸弊餘積甚夥克助均輸乙酉巡按江西監試事選拔多名士羅念菴洪先吳筠泉山其人也丁亥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整飭徐州兵備尋丁外艱服闋補江西九江兵備壬辰陞山東布政司右叅政癸巳陞按察使所至有政績得憲體甲午陞右布政使綜理錢穀明潔不爽輸解出納批答無滯時廟建方興下工部議取給外省公以徵斂繁多恐竭民用乃盡閱郡邑存貯贖緩以充其需白於巡撫平田管公楫初猶豫然亦畧行會京兆尹頤菴張公漢亦請開府庫罷征求疏入得允平田乃服公練達動中機宜譽望日起乙未陞江西左布政使未任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巡撫江西攬大綱廣慈惠簡練兵馬充實邊儲遇僚屬以禮蒞胥吏以嚴賑恤多方則奏留南糧全活民命申報詳瑞則廢閣不問毋涉逢迎士庶允孚境內大治桂洲夏公嘗謂十郡銷兵九江渡虎非溢美也丁酉 上簡命佐理院事適外官考察之期大宰松臯許公讚務借人才大中丞浚川王公廷相務覈治

行兩調停之每協輿論無失人者緣以不阿時好言者爰加論列公不辨引疾求退上覽疏久之乃可其奏遂得養病南還卜築吳山之麓優游泉石不復談時事己亥冬乃還故里重建家廟庚子丁內艱哀勞過常忽構末疾乃囑其子孫曰吾才智寒淺賴祖宗積德叨冒至此分願足矣况五十不爲天吾已過之豈復遺恨言訖而逝年五十有九公長身偉貌丰格標異立論侃侃襟度豁如也事父母恭謹靜齋公足疾拊摩調護躬任其勞太淑人迎養都下惋愉備至又上疏終養雖不克遂其情篤矣爲文淳古以辯博濟之居官整飭備明治要百務紛集移時而制其才識過人遠甚長男宗孺淮府右長史次宗道山原布政司右叅議嘉靖二十九年勅祭葬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沈公教行狀

王鎔

按沈氏譜公家自唐宋以來世居縣治之西簪纓相繼載於戴九齡文集可稽也公諱教字敬夫別號平墅自幼聰敏過人所在親師取友輒擅文名甫冠以儒士領正德丁卯鄉薦遊太學甲戌賜同進士出身授豐城知縣豐巨邑也民儉而訟復爲寧藩所擾不良於治公至而振肅之藩府斂迹民人革化丁繼母艱僅官四十餘日而歸邑人紀循良於志焉丁丑聞闕補安慶桐城值寧藩不軌王師蹂躪公內供糧餉外整干城賊鋒旋挫尋西返而就擒郡邑獲全武

宗毅皇帝南巡 慈壽皇太后北上夫役供給之繁
重與權倖需索當路諸公括應天六郡之役咸隸諸
公公蹇蹇匪躬事皆克濟故大司馬王公憲大司空
李公充嗣交章疏公之勞賚賞有加置學田以作士
省郵役以惠民善政善教侍御方公克勒石作祠尋
徵爲陝西道監察御史初巡薊北再按滇南維時土
酋安銓鳳朝文相繼叛逆郡邑失守中外騷動屢
皇上南顧之憂公以身任之提督三軍躬冒矢石賑
給軍儲不避擅發之議故能百司用命一鼓氣張而
巨賊授首奏凱璽書褒美白金彩幣先後再錫晉陟

憲副勅撫荆襄流民以赴艱不赴嘉靖甲午仍以憲
副清戎閩中丙申轉太叅督江右糧稅巡撫薦剡有
云清戎也而兼督乎學校引進善類八閩豪傑之並
興督稅也而兼弭乎寇盜掃蕩巢穴鄱陽逋寇之逆
跡是雖當路推重倚任之專而公之文事武備誠有
不可誣者聲實蔚隆動當宁拊髀之思比歲而遷駁
歷中外丁酉總憲貴陽戊戌右轄黔南乙亥轉山東
左轄辛丑陟光祿卿壬寅晉今職右副都御史入院
佐理而典司政本也嗟夫士君子幼學壯行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所學如我公者其無愧矣公之立朝蹇

諤不阿知者是之不知者嫉之居言路也議大禮而
 抗忤宰輔某被繫北司而幾死以故滇南不世之績
 僅得外補居方伯也革餘賦而取怒中丞某捏疏誣
 謗而無忌竟成比黨不世之仇終中其毒然人勝者
 其變也天勝者其常也公之屢歷宦途幾四十年隨
 其所至人咸紀頌功德至肖像立祠則誣公者多見
 其不知量已公待命南歸即構寶恩樓奉勅誥璽書
 於其中吉月朝服北向稽首非公事不履城府方論
 定而將大用之竟病消渴不起嗚呼天也臧氏何尤
 年六十有三平生著述有風化錄政錄巡東漫紀
巡南雜詠行於世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少峰商公大節墓志銘

聶豹

嘉靖癸丑七月二十八日左副都御史少峰商公卒
 於大司寇獄又明年甲寅歸葬於承天又五年厥子
 祚等始克緘狀謁予銘公諱大節字孟堅號少峰其
 先世居荆門潛江縣之夏東鄉元季避兵遷安陸州
 州今陞為府五世祖汝才生思敬思敬生義中永樂
 庚子鄉試經魁義生汝霖汝霖生盈盈公之考也正
 德癸酉以春秋中湖廣鄉試再上春官不第遂領教
 洛陽讀書篤行以身先士六年而教成鄉試中式七

人中會試者七人前此未有也嘉靖元年應山東主
考之聘癸未成進士出令吾豐豐法弛難治公至執
遠鄉逋頑一二人筆之死獄有連繫數年疑而不決
者立決之劇賊某等祖孫父子世濟其惡劫財殺人
白晝無忌公設法擒捕殆盡豐舊無城閩廣之寇窺
掠無已公曰無城無民辛未之變死者萬人是可以
不監乎乃孚號邑之義士百人爲倡諭以大義千人
響應程力出貲不五月而城成宣教練武賑饑撫流
政通人和盜戢民安論薦交上以治行考最 天子
賜勅獎之進階文林郎封父如其官母太孺人尋召
補兵科給事中風裁峻凝不避強貴七年戊子奉命
主試雲貴八年勘事江右以外艱家居比滿接丁母
憂哀毀骨立祠墓胼胝之勞身親爲之清上世之墳
修合族之祠尊祖敬宗孝思足稱嘉靖十六年起復
以例降鹽城縣丞尋遷國子監丞歷刑部郎中十九
年陞廣東僉事整飭高肇等處地方戢暴設險控制
徭僮仍遣其子弟習禮於學官期年而變夷俗功德
碑具在可考也適海南黎叛公奉檄分哨凌水擣其
巢峒累級千餘張總督淨峰上其功領賞加俸進山
東督運叅議已又陞河南巡河副使已又陞山東叅

政歷按察使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贊
理軍務兼提督紫荆等關選將練兵以戒不虞公又
逆知北虜內侵之釁以故屢上崇重根本拱護京師
之疏庚戌夏召入內臺八月虜大舉薄京師甚急奉
上命督公卿巡視九門疏又屢上一口固守關廂
以安重地一曰一事權肅號令以肅軍威一曰急殺
叛賊以救生靈一曰安插內移軍民以免饑餓而懸
重賞招忠勇以固根本尤疏內所致意是時逆鸞以
公急殺亂賊之語意有所指銜之入骨蓋鸞嘗陰遣
家丁時義潛入虜營勾引入寇庚戌之變鸞獨引兵
入援主上嘉其在各鎮先予錫駢繁已又冒總
京營之命怙寵作威勢焰薰天斥叱公卿至有不敢
仰視者公義形於色獨不爲下鸞乃奉命陞公左副
都御史經略京城內外招募義勇四千人別爲一軍
訓練鼓舞軍聲大振鸞益忌之乃奏命公畫地分守
而以離城二十里之內爲公信地蓋公奉命經略特
爲京城設也乃城外二十里之地俱分以屬之蓋欲
以是弇公也公憤然曰不發其奸而死於逆人之手
無名也遂抗疏數其罪忤旨下獄麾下將領數百人
相率詣闕懇寃請以身代一時未遽允然已諒公無

他矣無何華人自虜逃回者言逆鸞勾引亂華之秘鸞知禍在旦夕乃忿恚疽發背死竟以勾虜剝屍赤
大 上於是憐公忠義將釋之乃遽卒於獄棺衾舍
斂皆得以禮襄事陸都督東湖推廣德意寔主之而
公卿以下咸縞素撫棺哭賻贈以百計而予亦得從
諸公後可謂生榮死哀者矣平生忼慨負奇氣忠信
孝友得之天性而問學則以砥礪名節忠義爲本遇
事英發不肯以天下第一等事讓他人故自其作教
作縣司諫刑馭歷藩臬巡撫畿甸總憲內臺風裁勳
譽卓乎出土人表也

副都御史前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龐公尚鵬生

祠碑

張元汴

天順間朱御史英所疏行兩役法籍縣民分爲十年
而統於坊里之長每一坊一里長率十人令民按丁
若田五年而率錢與長爲吏辦公私費坊主宴里主
饋曰甲首錢又五年而長率民詣縣庭審諸役曰均
徭歲環週以爲常蓋五年而一用民也時頗稱便其
後吏肆而長饗所云甲首錢有一貧男子出白金四
五兩者卽富者按田而率有如畝滿千金不數百不
已於是貧者走徙往往以錢累其長富者不免詭其

海公
行條

輒以逃役至若均徭一不幸得館庫或捕鹽諸役其在榜中顧役直不過七八金富民承之則誅攫百出不數百金亦不已又不幸富者兼得兩重役貧者或分得十之一二則身家亦破碎平生構聚至百千朝居而暮空貧者至不有其妻子與籠雞柵豕互牽引鬻市中相聚以哭邑里郊墟色惻惻若在冬秋於是每書榜則老胥黠史巧播弄以網賄與詭者相唇齒而民之病極矣今右副都御史南海龐公尚鵬雋爲御史來按浙其因革奪予悉掃故常知前兩役爲病既大且久乃一破其法一邑中調劑官百所需費若

子江
南華
世利
也而
醫始
龐公

顧役不縮不盈與民之丁土相釐合凡丁一田或千率出若干錢與秋租歲並輸於邑吏明年百所費與所役亦歲出庫中錢擇其人掌之且買且顧又刻帖人給一紙令曉然無所謂甲首錢長不得濫索無均役富者亦不入館庫役最重且苦若鹽捕等者不得勒富者募而且歲輸每丁不踰二十分眇細易辦受詭者不得行胥史無所用其播弄蓋自詔下行之至今農始知貴田而櫃擔而食者亦重去其土間聞熙熙畧始甦息然既十餘年矣諸父老子弟乃始釀金構屋以祠公而屬石上言於余何晚

之則相

顧以對曰公亦知永州事乎柳大夫將入蔣氏之蛇而復其賦蔣氏出涕汪然者以蛇之毒人不若賦法之毒人甚也今龐公易兩役爲條鞭是出我水火加之衽席頃者聞且將奪我衽席而復之水火其毒於蛇也倍幾予曰誠若是則若等之言衆言也予言者一人之言也衆言也者能致於聞者也予一人言也而又言於石是不能致於聞者也諸父老更進曰急父母之病者醫藥不已也而兼事於禱甚則且糜股上肉又安問禱祠之不如醫藥哉噫足亦可哀也已予又奚愛于喙

